

盛世王妃



上

只要我还有了一口气在，
我便不会弃你于不顾。
记住，这一生，
除了这天下，我只为你而活！

千山茶客 著

潇湘书院人气作家
千山茶客倾心打造！

她是蒋阮，一朝被人利用，
背负祸国妖女之名；
他是萧韶，锦衣卫头领，
为报仇背负贼子之名。

阴差阳错，两人结下不解之缘，
从敌对到相互扶持，
再到身份之谜被揭开，
他们是否能携手攻破南疆和
大锦的惊天阴谋……
精彩故事，正在上演……

SHENGSHI
WANGFE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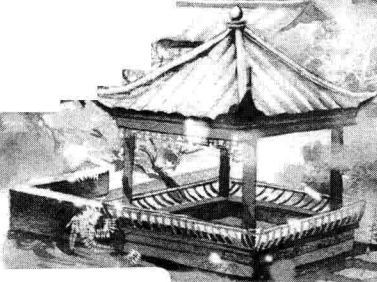
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HA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盛世玉妃

上
千山茶客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世王妃 : 全2册 / 千山茶客著. --南京 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99-8042-3

I. ①盛… II. ①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10703号

书 名 盛世王妃
作 者 千山茶客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孙红彦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孙红彦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435千字
印 张 32
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,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042-3
定 价 55.00元 (全2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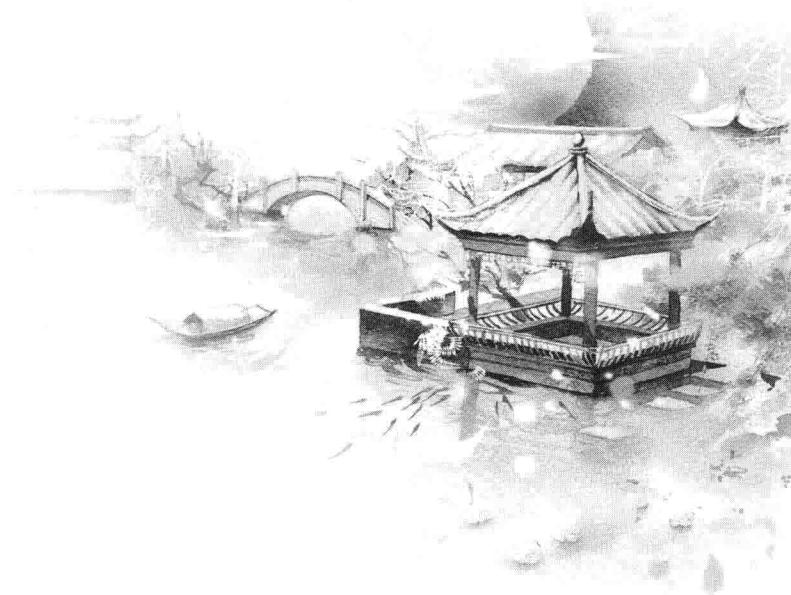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盛世王妃

目录【上】
CONTENTS

- 第一章 南柯一梦 /1
- 第二章 身陷囹圄 /29
- 第三章 杀机重重 /56
- 第四章 横生枝节 /80
- 第五章 艳冠京城 /102
- 第六章 生死相斗 /130
- 第七章 李代桃僵 /155
- 第八章 针锋相对 /177
- 第九章 兄妹重逢 /196
- 第十章 与君相逢 /224



盛世王妃

目录【下】 CONTENTS

- 第十一章 李家覆亡 /253
- 第十二章 涅槃郡主 /272
- 第十三章 荣华归来 /296
- 第十四章 借刀杀人 /314
- 第十五章 英雄救美 /344
- 第十六章 祸国妖女 /377
- 第十七章 遭人诬陷 /399
- 第十八章 家丑外扬 /421
- 第十九章 红豆多枝 /449
- 第二十章 人心难测 /486



第一章 南柯一梦

夜色如墨，寒风骤起，将破败的院门吹得更加腐朽不堪。

几个粗使嬷嬷打院子里匆匆走过，为首的那个身板略宽些，穿着件青布褂子，袖子挽到一半，手里提着个食篮，往最里面的屋子走去。

院子里弥漫着一种异样的味道，身后跟着的稍年轻一点的嬷嬷小声道：“可真是臭，也不知老爷叫那个东西过去干什么，怪吓人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忍不住惊呼一声，凑到为首嬷嬷的耳边，“该不是要……”

“王贵家的，少说几句。”青衣嬷嬷有些着恼，“叫旁人听了去，饶不了你。”

闻言，王贵家的忙噤了声。

待走到屋门前，里头走出来一个年轻的圆脸丫头，她接过青衣嬷嬷的食篮，往里走去。

过了半晌，她提着空了的食篮出来。青衣嬷嬷接过来，道：“老爷吩咐，把人带到房里去。”

“是不是要……”圆脸丫头也是一惊。

“咱们不用知道。”青衣嬷嬷叹了口气，招呼王贵家的，“过来，把人弄过去吧。”

屋子里点起灯，亮堂了些，王贵家的捏住鼻子，半晌才看清一个东西坐在木盆里——那竟是一个人！她几乎要吐出来。这些日子，虽然她每天都跟青衣嬷嬷过来送饭，却从来没看清过里面是什么。

那已经不能称作是一个“人”了。四肢都被人砍去了，只有一个囫囵身子抵在

木盆中。头发披成一团，依稀可以看出是一个女子的模样。

青衣嬷嬷看着，眼中闪过一丝同情。她虽然不知道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，不过落到这般田地，也实在是令人唏嘘。更何况，今日老爷突然吩咐把人带出去，结局大半凶多吉少。

王贵家的心中惊骇恶心至极，却又不敢违抗命令，便硬着头皮端起木盆往屋外走。那女子也柔顺，并不挣扎哭闹，像是已经睡着了。

按吩咐将木盆放到老爷的寝房，王贵家的心中还在嘀咕：老爷把这么个骇人玩意儿放在屋里是什么意思？冷不防那木盆里的女子睁开双眼，正巧与王贵家的视线碰个正着。

说来也怪，这恐怖至极的女子，偏一双眼睛是十分美丽的，妩媚生情，偏又一尘不染，明亮得如同玉骨山山涧中流淌的溪水，令人动容。

王贵家的怔了半晌，才扭头逃也似的离开了屋子。

蒋阮缓缓睁开眼睛。长时间待在黑暗的空间，她对面前的明亮有些无所适从。待想清楚了自己的处境，又不禁惨然一笑。

她是兵部尚书的嫡长女，曾经的阮美人，如今却成了这样子，永无出头之日！

她又想起自己十六岁进宫前父亲说的话，“阮儿，你既入宫为妃，便有个蒋家在你身后，无须担忧！”

她的妹妹握住她的手拭泪，“阮儿，你是素素的恩人，纵然是死，我也难以偿还这份恩情。”而他，握住她的手，道：“再等等，再等些日子，我便许你一个明媒正娶的身份。”

可如今，她的父亲已经擢升为辅国宰相，官拜一品；她的继母，也早已是宰相夫人；妹妹母仪天下，那个人登基为皇！他们已然将她抛之脑后，甚至于弃而杀之！

五岁的时候，生母早亡，哥哥战死沙场，姨娘抬为继室，有路过的云游道士说她八字硬，克父克母，她被送进乡下庄子。待十四岁即将及笄，终是念她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蒋权将她接回府上。不久宫中传来消息，新晋的选妃名单中有蒋家小姐。

皇上怀疑蒋家勾结八皇子，此时召人入宫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不过为了牵制。

蒋府有两位嫡女，可蒋素素身子不好。皇命不可违，蒋权一声令下，将蒋阮送进宫，成为阮美人。

她虽逆来顺受，却无法忍受委身皇帝身下，在花一样的年纪进入深宫，等待枯萎。若不是八皇子一直细心安慰她，她早已在深宫中用一条白绫结束生命。

自小到大，除了死去的哥哥和母亲，从未有人这般体贴。她芳心交付，平静下来，甘心在宫中当蒋家和他的一颗棋子，传递消息。可谁能料到，一朝逼宫，皇帝惨死，

他们却将她囚禁起来，污蔑是她杀了皇帝，给她安上一个祸国妖女之名！

当她站在台阶之上，看到父亲冷漠的眼神，终于明白——她成了弃子！

她被关在暗牢里，后来被人救走，以为逃出生天，谁知却是噩梦的开始。

她清丽若仙的妹妹一边浅笑，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她被人砍去四肢……她绝望、不甘、愤怒，可是却听到她说：“姐姐知道，小妹平日最喜干净，眼里是一粒沙子也容不得的。姐姐这粒沙子，小妹已经容忍十几年了，如今，也到了除掉的时候。”她微笑着，又补上一句，“新皇要立我为后了。姐姐没有享到的荣华，小妹便替你享了吧。”

痛到了骨髓里，便只剩麻木，蒋阮实在想不出蒋素素如此恨她的理由。

蒋素素却似乎猜到了她的心思，笑道：“姐姐的母亲不是将军府的千金小姐吗？姐姐不是仗着这个身份不把小妹看在眼里吗？可惜啊，可惜。”她托着腮，歪着头道：“将军府里的人已经在昨日，因谋反的罪名，被判午时处刑。”她看着远处，一字一顿道：“一百零三口，满门抄斩。”

蒋阮只觉得五雷轰顶，心神俱乱。将军府是她的外公家，虽然母亲当年执意下嫁蒋权，惹怒赵大将军，从此断了联系，可是毕竟血浓于水，怎能不心如刀割！

她死死地瞪着蒋素素，对方却只是讥诮一笑，“姐姐这就恼了？不急，我还有份大礼要送给姐姐，日后相见便是。”

于是，蒋阮便被送到了个昏暗的屋子里，挣扎着过了几日，直到今天，才又看到了光明。

门吱呀一声开了，满身酒气的肥胖男子将面前的人一把抓过去扔在床上，就要往下压。依稀是个小男孩的模样，正在奋力挣扎，待她看到那男孩的脸时，顿时大惊失色，那是——沛儿！

宫中女子多福薄，许多没能生下龙子，许多生下龙子就死了。沛儿的生母不过是一个小宫女，生下沛儿就病逝了。皇上并不看重这个出身低微的儿子，那一日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便将孩子交给她养。

六年时间，她与沛儿早已有了亲母子一般的感情。早在宫变的时候，她便命令自己的贴身宫女抱着沛儿逃走，没想到却还是逃不了。

“母亲！母亲！”沛儿挣扎着哭叫，却躲不开那双在自己身上乱摸的手。

蒋阮只觉得浑身冰凉，李栋身居高位，最爱狎玩男童，她入宫时便早已得知。可是，如今，她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被这等恶魔欺辱。

她大声呼叫，却只能发出啊啊的嘶哑含混的声音。

李栋厌恶地看了她一眼，“也不知为什么，娘娘非要这玩意儿看着我行事，实

在是倒胃口至极。”

蒋阮到这时方知为何蒋素素独留了她一双眼睛，她是要让自己看着最后一个亲人死在面前。她像一个木偶似的呆呆地坐在盆里，前尘过往一幕幕划过眼前——母亲死前灰败的脸，父亲凉薄的笑意，八皇子的承诺，蒋素素握着她的手道谢，皇上的冷眼，后宫的苦楚，最后变成了眼前挣扎哭叫的沛儿。

李栋不经意间回头，冷不防看见她，吓得一下子跌下床去，大叫：“来人啊，来人啊！”

木盆中的女子神情木然，两行血泪滑过脸颊，愣是洗出了惨烈的凄厉之感。

破门而入的家丁一时也怔在原地，只觉得看到了地狱中前来索命的恶鬼，浑身冰凉。

李栋气急败坏地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，给我乱棍打死。”惊惧之下，他早已将娘娘的命令抛诸脑后。反正院子里都是他的人，不用担心走漏风声。

家丁回过神来，拿着棍棒冲了过去……

没有人听到，女子心中最深刻的诅咒：就算灰飞烟灭，永不超生，也只愿生生世世化为厉鬼！让害她之人血债血偿！

与此同时，阳平殿内。

“皇上今日看起来真是分外精神。”蒋素素轻笑道。

新帝抬眸看向对面的女子，凤冠霞帔，精致的脸蛋被一身高贵的服装更衬得不似凡人，如同九天之上的仙女。蒋权的这个小女儿，的确是生得清丽脱俗。

“蒋阮还没有消息吗？”冷不防，他低声问。

蒋素素脸色一沉，“没有，姐姐想必是携了沛儿一道逃离了，这些年她也辛苦了，只是无论如何不该不信任皇上……”

新帝想到蒋阮，却发现无论怎么回忆，她在他的印象里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。她名声不好，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有姿色的女人罢了。他娶的是蒋家背后的势力，蒋阮和蒋素素并没有区别。不过，蒋阮既然已经是先皇的女人，他就绝不会再娶。

虽然蒋阮已经是弃子，但他还是有些迟疑。在宫中这么多年，许多时候都是靠着蒋阮渡过险境，她的确帮过自己不少。可是，她又为何不等到他下决定，就先一步逃离暗牢？他不喜欢这种不受掌控的感觉。

新帝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不识好歹。时辰已到，走吧。”

蒋素素福了福，将手放到男子手心。

宣德十八年，新皇登基，立蒋氏为后，亲自加冕，寓永结同心。

.....

三间青瓦红墙房，宽敞的农家院，地上覆了厚厚一层积雪，看家的大黑狗踱到门口，懒洋洋地吃了一口破碗里的骨头，似乎被冷气冻极，又缩回窝中。

正是大年三十，门上贴着五谷丰登的彩色年画，屋檐下垂着三只大红色的胖灯笼。外面传来爆竹的声音，屋中人言笑晏晏。适逢一年年夜饭的时辰，虽是农家菜，却也做得讲究，荤素搭配，菜香扑鼻。旁边摆着一壶酿得极醇的高粱酒。

这边觥筹交错，热闹非凡，院里最靠里一间偏僻的房中，烛光昏暗，似乎马上就要熄灭了。一名个子高高、梳着丫鬟髻的年轻姑娘坐在屋前，小心地往火盆中添柴。屋中狭小，火盆添了柴燃烧起来，立刻冒出一股刺鼻的浓烟。

另一个身材娇小些的丫鬟连忙跑过来，随手拿起地上破旧的蒲扇，小心地扇着，斥道：“连翘，你小心些，姑娘身子还未大好，呛着了怎么办？”

连翘撇了撇嘴，神情不满，却仍是压低了声音道：“我倒希望一点烟也没有，今日我去找那张兰，不说银丝炭，就是要些普通的炭块，她倒好，推说这几日用度多得很，仓库里没有炭了。我呸！蒙谁啊，如今年关，家中怎会没了炭？无非是仗势欺人，若不是如今姑娘还病着，不敢令她担忧，我非抽她两嘴巴不可！”

“你……”拿扇子的丫鬟叹了口气，“你且收收倔性子吧。这家人纵然欺人太甚，咱们如今却也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真起了争执，吃亏的还是姑娘。”

连翘鄙夷地看了她一眼，“白芷，我真不知你竟然这般胆小。这家人是个什么身份，咱们姑娘又是什么身份？不管姑娘发生了什么，以她的身份，就断不能让这些下等人欺负了去！”

白芷摇头，“你我都是姑娘身边的人，我难道不想姑娘好？只是京中迟迟不来消息，不知姑娘要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？日子短了还好说，可你看如今已经是第四年了，老爷可有差人来过问一声？若是还要长长久久地住下去，你与他们起争执，最后受苦的还是姑娘。”

连翘不吭声了，半晌，才低低地道：“莫非就这样让人白白欺负了不成？”

白芷只低声叹气。

屋中又陷入沉寂，只有柴木在火中发出噼里啪啦的零星声响。两个丫鬟兀自扇着手中的扇子，没注意到床上的人已经醒来。

蒋阮醒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白芷与连翘的交谈自然也一字不落地进了她的耳朵。三天前，从榻上醒来，她发觉自己竟然回到了十年前。前世种种原来只是一场梦，只有她自己知道血海深仇不是一场梦就能消散的。既然老天给了她一次重来的机会，

她定会毫不客气地收下，好好利用。

三日前她从榻上醒来，白芷和连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自落水后，蒋阮已经昏迷了十多日，大夫都说无力回天，张兰家的甚至都出门打听棺材，预备后事了，谁知她又醒了过来。连翘握着她的手大哭一场，直说老天保佑。

蒋阮却眯起了眼。死过一次，前世种种非但没有烟消云散，反而记得无比清楚——

四年前，母亲去世，云游来府上的道士说她八字极硬，克夫克母，实在是天煞孤星。蒋权本想将她送进家庙，正是蒋素素跪下来求情，蒋权才改变主意，将她送进了乡下的庄子。因为此事，蒋阮对蒋素素存了一份感激。如今想来，她在这里受人欺凌，全都是拜蒋素素母女所赐了。

庄子交给张兰一家打理，张兰贪财吝啬，又极为凶悍，平日里没少指桑骂槐，侮辱蒋阮。张兰的丈夫陈福更是好吃懒做、整日酗酒的赌鬼。这两人有一儿一女，儿子陈昭好色至极，女儿陈芳尖酸刻薄。蒋阮来的时候带的不少首饰珠宝，不是落入张兰手里，就是被陈芳骗走。之前蒋阮不慎落水，也是因为陈昭在池塘边对她动手动脚，她不堪受辱跳入水中。陈昭见闯了祸连忙逃走，等连翘和白芷叫人来将蒋阮救起，她已经不省人事。

正是寒冬腊月，池水冰凉刺骨，加上这几年在张兰的苛待下蒋阮的身子越发虚弱，立刻就重病一场。

蒋阮记得很清楚，当初自己醒来并没有这般早，醒了后就落下病根，更重要的是不久外面就有风言风语传来，说她小小年纪便会勾引男子，千金之体不自爱，主动勾引陈昭不成才掉入水中。想来也是张兰的手笔，把所有的污水都泼到她身上，让她落了一个妖女的名头。

如今她醒得倒早，风言风语也还未传出，想必张兰还没有想到此处，倒是可以趁此送她一份新年贺礼。在这个任人欺辱的庄子上过下去，是没有未来的。四年后被当成一枚棋子送进宫去，也是她不能忍受的，而被人白白占便宜，也不是她的目的。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，那她就拿陈昭练手。

蒋阮看了看窗外，爆竹的声音不时地传来，屋中显得更加冷清。

她慢慢坐起身来，白芷听见她起身的声音，忙站起来迎上去，道：“姑娘醒了，可有不适的地方？”

蒋阮摇摇头，“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”

“大约是戌时。”白芷道。

连翘把扇子放下，“姑娘可是饿了？奴婢去厨房端些吃食来。”

到庄子上养着的小姐、夫人多半都是戴罪的，但毕竟是主子，除非得到“特殊”

关照，否则也不至于过得如此潦倒，连个下人都比不上。

蒋阮还未回答，便听得叩门声传来，一道清脆的声音在外边响起，“姑娘，奴婢来送年夜饭了。”

连翘一愣，蒋阮道：“进来吧。”门便吱呀一声开了，从外边进来一个穿得十分喜庆的丫头，手里提着个食篮，笑盈盈地道：“兰婶婶吩咐奴婢来送吃食，姑娘也吃些吧。”

白芷见蒋阮半天未动，疑惑地低头。蒋阮眸中有某种情绪一闪而过，转而抬起头，微微笑起来。

来的丫头叫秋雁，是庄子上的大丫鬟，地位虽然比不上张兰，却也有几分脸面。除夕夜让秋雁来送饭，是往些年不曾有过的，想必是张兰为了堵众人之口，显示对卧病在床的蒋家小姐极为上心。

秋雁将食篮放下，飞快地打量了一番屋子。这是她第一次来蒋阮的屋子，只见狭小的屋中弥漫着一种破旧腐朽的气息，屋檐的漏缝甚至有雨水渗进墙里的痕迹，床上的被子也极为单薄，不要说摆设了，就连普通的用具都十分残破。住在这样潮湿阴暗的屋子里，身子不虚弱才奇怪。这一眼看去，哪里像个大家小姐的闺房，就算庄子上最下等的奴才，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寒碜。

秋雁在大宅院里浸淫已久，心中明白，张兰家的虽然贪财苛刻，但若非得了上头的意思，也断然不敢这样对待一位小姐。既然是主子的意思，她自然也不会插手。

“你叫秋雁吧？”床上的人开口道，声音还有些沙哑，却奇异地带了一丝微妙的情绪。

秋雁抬起头，笑道：“正是奴婢。”

蒋阮微笑起来，“今夜是除夕夜，秋雁姐姐这身衣裳喜庆得紧，穿着真好看。”

这话说得有些奇怪，秋雁摸不着头脑，还是笑道：“都是婶婶吩咐做的，奴婢只是一个下人，姑娘真是说笑了。”

蒋阮轻轻叹了口气，“兰婶婶真是有心了，庄子里上上下下都做了新衣吗？”

她的声音很轻柔，秋雁下意识就要点头称是，却猛地反应过来。庄子里上上下下都做了新衣，却独落下了眼前的主仆三人，这话无论如何都是说不出来的。正想要搪塞过去，又听到蒋阮轻轻道：“我身边的两个丫鬟笨手笨脚，连穿衣裳都不如秋雁姐姐喜庆。有句话，秋雁姐姐说错了，我不是说笑，秋雁姐姐虽说是个下人，过得却似乎比我更舒适、更体面。”

闻言，秋雁没来由地竟然感到一阵紧张。她不由得抬起头，看着床上的人。烛光昏暗，床上的女孩子接过白芷递来的热茶，茶水升起的雾气遮住了她的半张脸，

让人看不清楚她是什么表情，只长长低垂的睫毛划出一个优美的弧度，竟妖艳得出奇。

蒋阮含笑的声音传来，“秋雁姐姐这般体面，日后到了年纪，必然能放出去配个好人家。城外马员外家的二公子就很不错，马二公子已有十二房姨娘，秋雁姐当排得上十三姨娘。”

秋雁一怔，自脚底缓缓升起一股凉意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咬着嘴唇瞪大眼睛看着蒋阮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蒋阮也不急，只将温热的茶水凑近嘴边，小小地饮了一口。

半晌，秋雁才鼓起勇气，挺起胸道：“奴婢不知姑娘说的是什么。”前半句说得还理直气壮，后半句不知怎的却心虚起来。

“良禽择木而栖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秋雁姐所为也是人之常情，不必害羞。”她歪着头扑哧一笑，“这是好事，若有一天秋雁姐真成了十三姨娘，我也必然会送份胭脂礼。”

秋雁站在原地，慢慢地握紧双拳。

蒋阮捏了捏眉心，“只一会儿就困了，我身子还未大好，不能亲自向兰嬷嬷道声新年好，劳烦秋雁姐代我赔个不是。”说罢，就吩咐白芷，“还不去送送秋雁姐。”

这便是下逐客令了，秋雁一时间也没了主意，自然希望能马上离开这个压抑的屋子，便慌张地点头称是，再不见来时隐隐流露的优越感。

待白芷和秋雁走到门边的时候，蒋阮又开口道：“对了，秋雁姐，之前说过的我这两个丫鬟的衣裳，既然已是新年，我也想看着有些兴致，请秋雁姐想个法子，令她们看上去喜庆些。”

秋雁咬着唇，道：“姑娘岂不是强人所难？”

“秋雁姐是聪明人，”蒋阮打断了她的话，“否则怎么做十三姨娘？”

秋雁的脸又白了几分，恨声道：“是。”

待白芷将秋雁送出去，连翘才问：“姑娘方才是怎么回事？秋雁怎么和马员外家二公子攀上干系了？”

“她与马二公子早已暗度陈仓，如今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。”蒋阮道。

上一世，秋雁在几年后与马二公子的私情被人撞见，抖出了这件风流韵事，马二公子倒是毫发无损，秋雁却是生生被人浸了猪笼，浸猪笼之前秋雁已被折磨得神志不清，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马二公子家的十三姨娘。想必情分浓时，马二公子就是这般承诺她的。只是秋雁最终还是没有命做成十三姨娘，蒋阮自然也不会将这事说出来。

连翘恍然大悟，“难怪她吓成那般，呸，真是下作的人，竟然如此不知廉耻！”

随即又奇怪地道：“只是姑娘，你如何知道这些事的？”

蒋阮今日简直像换了一个人，逆来顺受的她竟然就这么明目张胆地威胁了秋雁，甚至说起这些淫乱之事时，神色未有一丝异样，仿佛在说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。

蒋阮平时出门的机会比连翘和白芷还要少，一年到头在院子里都有做不完的活，哪里有机会遇见这些事情。连翘心中疑惑着，蒋阮却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只道：“连翘，你想一辈子在这里吗？”

“自然不想。”连翘有着直爽泼辣的性子，立刻道：“姑娘不必担心，我们自然不会在庄子上住一辈子，过些日子老爷就会来接姑娘的。”

蒋阮一笑。来接她是什么时候，她比谁都清楚，如今却是一点耐心也没有了。

“何必等，秋雁很快就会送我们回京了。”

连翘一愣，下意识地去看蒋阮，却见她又慢慢地打了个哈欠，挺直的鼻梁下，抿过茶水的嘴唇红润润的，弯起一个小小的弧度。

年初一，长街一大早就传来爆竹的声音，庄子上的小孩纷纷出来放“开门炮仗”。爆竹过后，落红满地，灿若云锦，称为“满堂红”。

庄子上上下下开始忙碌起来，不知是故意还是真的忘记了蒋阮主仆三人，年夜饭后，竟无一人来她们居住的院子。

白芷在门边生起火盆，半个身子挡在门边，把呛人的烟扇出去，屋子里勉强有一丝暖意。这院子是庄子最偏僻破败的一处，屋檐常年漏风漏雨不说，还时常有田鼠乱窜。庄子上送来的被子本就单薄，还被老鼠咬坏了不少。白芷叹了口气，忍不住回头看了看拥着被子坐在床上的蒋阮。

蒋阮靠着粗布缝制的马褐色枕头，被子盖在胸口处，正垂着头发呆。被送进庄子的前四年，由于张兰家的缺衣短食，她发育得比平常少女更晚一些，头发呈现一种枯黄的颜色。此时，日光透过窗子照进来，将她长长的头发映得有一丝流动的光泽，微微抿着的嘴唇似乎比平日有了些血色。她安静地坐着，比往日里更沉稳，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，让人觉得陌生得出奇。

白芷拨弄着火盆里的木柴，想起昨夜连翘告诉她的关于秋雁的事情，道：“我怎么瞧着姑娘不对劲呢，变化简直太大了，难不成往日的逆来顺受都是骗人的？”

白芷不知怎么回答她。连翘说得没错，蒋阮的变化实在太大，作为贴身丫鬟的她们很难忽略这种变化。四年前，蒋阮被送进庄子后就总是以泪洗面，张兰家的百般刁难，后来索性连流泪的工夫也没了，只是默默地忍受下来。只是难过郁结在心里，平日里更加瑟缩寡言。昨日，她面对秋雁的神情、态度，却仿佛是换了一个人一样。

白芷心中疑惑，一个人大病一场后，难不成连性子也会一并改变？不过，再怎么改变，蒋阮都是她们的主子。这种变化，对她或许是一件好事。

她正出神，连翘已经揣着一个油纸包径直走进来，差点碰翻火盆。

“小心些。”白芷轻声责备，“怎么冒冒失失的？”

“我去买了些年货回来。”连翘也不恼，依旧笑嘻嘻的，一脚踏进屋里，将油纸包在桌上打开，对蒋阮道：“姑娘也来吃些吧，春饼还是热的呢。”

白芷奇怪，“你从哪里得来的？”张兰家的想必不会这么好心，如今因为陈昭的事，她对蒋阮颇有怨气，下人们不会主动触这个霉头，她们手头更没有买零嘴的碎银子。

“庄子上好像有贵人要到了，这几日上上下下都在准备着，零嘴备得也多些，我与厨房里新进来的百合有些交情，便讨了几个。”她笑了笑，“咱们虽然没那么金贵，却也要过年啊，姑娘看看，还有这个。”她从怀里掏出一串铜钱串的手串，“回来的时候花十文钱买的，讨个好彩头，来年顺顺溜溜。”

白芷扑哧一笑，“讨彩头买铜钱串子做什么，难不成祈祷来年姑娘财源滚滚？”

“财源滚滚有什么不好？”连翘道，“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有银子有什么不好？若咱们有钱，或许这些人便不敢如此欺负姑娘。”

白芷忙朝连翘使了个眼色，提醒她蒋阮还在。连翘自知失言，连忙住了嘴，小心地看了一眼蒋阮。

蒋阮却摇头，慢慢地掀开被子走下来。连翘过来搀着她，她走到桌边坐下，看了看桌上的手串，便伸手给自己戴上，淡笑道：“讨个好彩头。”

连翘心中一酸。哪家府上的小姐过新年不是大大小小的珠宝首饰一堆，自家姑娘却只有一条价值十文钱的铜钱串子。

片刻，连翘侧过头，悄悄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又笑道：“姑娘，再吃个春饼吧。”

蒋阮摇头，“吃不下，你们吃吧。”顿了顿，她又道：“我没有银子来打赏你们，跟我到庄子上来，这四年你们也吃了许多苦，好在过了这个年，我们就不必吃苦了。”

“是是是！”白芷连忙道，“今年姑娘一年都有好福气，事事顺利得很！”

蒋阮也不解释，只看了看窗外，“外头天气好得很，出去走走。”

白芷和连翘惊喜地对视一眼，蒋阮平日里是不愿意主动出去走动的，因为庄子上的下人见了她们三人总是极尽嘲讽之能事。连翘性子泼辣，勉强能镇住一些人，却也无济于事。

“好好好！”连翘笑着去翻装衣物的箱子，“姑娘想穿哪件衣裳？”

蒋阮心中失笑。事实上，穿哪件衣裳都一样。她来庄子上的时候，随身带了不少物品衣饰，没过多久便被张兰和陈芳母女俩骗走抢走，到最后，竟连一件自己的

衣裳都没有留下。陈芳拿走了她所有的衣物，塞给她一些粗糙破烂的旧衣，且不说样式和衣料，冬日里的棉衣连基本的御寒都难做到。

“你挑吧。”蒋阮道。

连翘和白芷挑了小半天，才勉强挑出一件墨绿色环扣旧夹棉袄，下身是经白芷改小过的宽大的土黄厚布裙，外头罩了件米褐色长披风。怕精致的发式与衣裳不合，白芷便为她梳了最简单的团子髻。因为年岁小，看起来倒也格外适合。这一身打扮着实算不上喜庆，但蒋阮肤色白，穿着也不显得土气，加上她沉静漠然的气质，与平日更是判若两人。

收拾妥当，三人这才走出院子。连翘提议去街上走走，刚刚出了庄子上的大宅院，迎头便碰上几人，一道惊喜的声音传来：“阮妹妹！”

连翘眉头一皱，白芷不动声色地将蒋阮护在身后。蒋阮抬头，对方的身形清晰地映入她的双眼，正是张兰家的小儿子——陈昭。

陈昭今日从外面打混回来，见院子里走出几个人，中间的女孩子模样秀秀气气的，不禁眼前一亮，待看清了，才发现是蒋阮。

蒋阮平日里穿得还不如陈芳体面，陈昭鲜少留意，前几日也只是突发奇想，想试试官家小姐的滋味，谁料这小姐还是个烈性子，二话不说就跳进了水里，如今想来都是憋了一肚子气。谁知今日一看却眼前一亮。

陈昭眯起眼睛，仔细打量起面前的女孩。蒋阮今年也不过十岁，面容稍显稚气，可是浑身却散发着一种岁月沉淀的味道。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出现在一个人身上，就显得别有魅力。陈昭忍不住吞了吞口水。

连翘受不了陈昭落在蒋阮身上色眯眯的目光，神色一凛，想也不想就张口道：“放肆！谁准你这样没规矩，这般与主子说话！”

陈昭并不畏惧。这个落难小姐在京里究竟是个什么地位，他也有所耳闻，不过，看他娘的意思，说不定蒋阮一辈子都得留在这个庄子上，既然如此，他也就没必要顾忌太多了。

陈昭心中虽然这般想，却还是笑嘻嘻地作了个揖，“是我的不是，方才见远远走来几个人，想着这天仙般的妹妹到底是谁，眼生得很，走近了才见是小姐，一时情难自禁，还请小姐原谅。”

这话一出，不仅是连翘，连白芷都变了脸色，怒道：“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！姑娘的清誉也是你能坏的！”

陈昭诧异地后退两步，“坏小姐的清誉？昭从未这般想过，小姐金枝玉叶，昭又如何敢想，只盼小姐不赶昭走，让昭远远地看上一眼，昭就心满意足了。”他平

日里祸害良家女子颇多，油嘴滑舌惯了，若是平常女儿家听了，不是气得当场大哭，就是羞得满脸通红，今日却有些反常。

蒋阮静静地看着他，清亮的眸子如冬日寒潭，没有一丝温度，嘴唇却弯起一个浅浅的弧度，似乎在看跳梁小丑表演一般，没有羞愤，也没有眼泪，岿然不动。

陈昭怔了怔，却见蒋阮不紧不慢地开口道：“我自然不会赶你走。”

连翘和白芷都是一愣。蒋阮这话是何意？

陈昭也有些疑惑，转而又窃喜起来，得意地看了两个丫鬟一眼，心想：这个小小姐倒还是识趣的。大家小姐又如何，在乡下庄子住着，还不是要靠着自家生活。

“前日里，你失手将我推进池里，我受了风寒卧病在床，兰嬷嬷为我请了大夫，亲自道歉，要我原谅你。我已经原谅你了，自然不会赶你走。”蒋阮的声音轻轻柔柔的，陈昭却听得心中一沉。

蒋阮掉进池里后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他只说是自己失手将蒋阮推倒的。蒋阮现在说出来，是有意还是无心？想到这里，陈昭又认真地打量了蒋阮一眼，只见女孩子站在原地，身上陈旧暗淡的衣物非但没有令她憔悴，反而衬得她肌肤如雪，眸如点漆，眉如墨黛，而眉目间流转的神色，竟有一种肃杀的媚意。

陈昭看得心中一惊，越发觉得蒋家小姐是个有滋味的。来日方长嘛！想到这里，他嬉笑着给蒋阮再作了一揖，“都是昭的不是，害小姐如此消瘦，今日小姐要出门，昭不便打扰，改日再登门赔罪。”

“谁要你登门赔罪？”连翘瞪了他一眼。陈昭笑着离开了。

陈昭走后，连翘和白芷才舒了一口气。白芷皱眉道：“姑娘方才为何那般说？他是个麻烦，怎么能……”

“对啊对啊！”连翘跟着道，“真恨不得将他两个眼珠子剜出来！恶心！”

“会剜出来的。”蒋阮淡淡道，“他想在远处默默看着我，就让他看个够好了。”

白芷和连翘面面相觑，只觉得自家姑娘说这话的语气冰冷入骨。顿了顿，白芷道：“管他呢，咱们出去走走吧，这几日庄子上没什么事情，东街上应该是很热闹的。”

蒋阮想了想，摇头，“不，去西街。”

“西街？”白芷有些犹豫，“姑娘怎么想着去西街了？西街多是乞丐和百姓，适逢新年，就更乱了，姑娘还是别往那边去了，东街脂粉铺子和酒楼多，也有些新奇玩意儿，不如就去东街转转吧。”

蒋阮摇头，“去西街。”她声音虽轻，却不容置疑，显然已经打定主意。

白芷一愣，顿时有些为难。

“哎呀，就听姑娘的，去西街好了。”连翘拍了拍白芷的肩，“有咱们在，怕什么，